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现代日本学术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宪 周晓虹

小森 陽一

出来事としての読むこと

作为事件的阅读

[日] 小森阳一 著 王奕红 贺晓星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现代日本学术系列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宪 周晓虹

作为事件的阅读

[日] 小森阳一 著 王奕红 贺晓星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作为事件的阅读 / (日)小森阳一著;王奕红,贺
晓星译. —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11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张一兵主编)
ISBN 978-7-305-10280-6

I. ①作… II. ①小… ②王… ③贺… III. ①小说研
究—日本—现代 IV. ①I313.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50340 号

Dekigoto toshite no Yomukoto

Copyright © 1996 by Yoichi Komori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Simplified characters arranged with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Tokyo

through Japan UNI Agency, Inc., Tokyo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09-263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张一兵主编
书 名 作为事件的阅读
著 者 [日]小森阳一
译 者 王奕红 贺晓星
责任编辑 沈清清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张 13 字数 175 千
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0280-6
定 价 32.0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南京大学出版社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总序

自晚清曾文正创制造局，开译介西学著作风气以来，西学翻译蔚为大观。百多年前，梁启超奋力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时至今日，此种激进吁求已不再迫切，但他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却仍是事实。世纪之交，面对现代化的宏业，有选择地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更是学界和出版界不可推诿的任务。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隆重推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在林林总总的国外学术书中遴选有价值篇什翻译出版。

王国维直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所言极是！今日之中国已迥异于一个世纪以前，文化间交往日趋频繁，“风气既开”无须赘言，中外学术“互相推助”更是不争的事实。当今世界，知识更新愈加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广。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于是，学术的本土化迫在眉睫。虽说“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王国维语），但“我们”与“他者”的身份及其知识政治却不容回避。但学术的本土化绝非闭关自守，不但知己，亦要知彼。这套丛书的立意正在这里。

“棱镜”本是物理学上的术语，意指复合光透过“棱镜”便分解成光谱。丛书所以取名《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意在透过所选篇什，折射出国外知识界的历史面貌和当代进展，并反映出选编者的理解和匠心，进而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本丛书所选书目大抵有两个中心：其一，选目集中在国外学术界新近的发展，尽力揭橥域外学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最新趋向和热点问题；其二，不忘拾遗补缺，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述囊括其内。

众人拾柴火焰高。译介学术是一项崇高而又艰苦的事业，我们真诚地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这项事业，使之为中国现代化和学术本土化作出贡献。

丛书编委会

2000 年秋于南京大学

目 录

一 阅读时空 / 1

1. 阅读行为 / 1
2. 现在与过去——意识与记忆 / 6
3. 解剖动机 / 12

二 “主体”生成与他者 / 22

1. 语言与“主体” / 22
2. 语言系统和价值体系 / 29
3. 名为认同的异化 / 46
4. 语言系统和社会 / 50
5. 未来的自我形象 / 59

三 欲望生成与自我 / 67

1. 欲望的生成 / 67
2. 模仿与代理 / 72
3. 意志与欲望 / 75
4. 身体与欲望 / 80
5. 语言与欲望 / 87

四 意识连续与转换 / 104

1. 意识的记忆重层性 / 104
2. 无意识与意识 / 118
3. 波动的意识 / 129

五 “写生文”的意义 / 142

1. 何谓“写生文” / 142

2. 知觉体验式叙述(perceptual)与概念式叙述(conceptual) / 155

3. 感觉的身体 / 166

4. 反“小说”的《矿工》 / 170

结语 / 184

译者后记 / 187

阅读时空

1. 阅读行为

一种现象：阅读实践

本课程将讲授“日语文本分析”。这个课名听起来或许有些陌生，不过早先的“文学”“文学讲读”等科目，如今都已经改名，变成了“日语”“外国语”或是“文本分析”，等等。我^①认为，改名当中包含了两层意思，首先是表明一种态度，就是不要把某些特定的语言表现锁定在“文学”这一特权区域之内，而是对所有表达一视同仁，都视为某种“文本”，注意研究其间的关系；其二，还包含着一种倾向性，即引导学生掌握一种科学处理“文本”的分析方法，并在这种理论方法的基础上开展批评实践。这门课我就预备在质疑“文学”这一特定领域的同时，也对其中被视为不证自明的关于阅读的整体方法展开批评。

以下我即将实践的便是一种纯粹的阅读行为，并且仅仅阅读 20 世纪小说家夏目漱石创作的《矿工》这一部小说。当然，要阅读日本 20 世

^① 本译著中的着重号均为原著作者所加。——译者注

纪的小说,并不一定非得夏目漱石所著,更何况没有必要特意选择《矿工》这样的作品:在夏目漱石创作的那么多小说中,《矿工》显然排名靠后,甚至鲜有人论及,恐怕连文库本的销量也是少而又少的。

然而,直觉却告诉我,再没有比小说《矿工》更能唤醒人们问题意识的文本了——这种问题意识在人们阅读由文字书写出来、活字印刷而成的文本时,越发凸显出重要性。我如此断言的原因,随着课程的深入自然会水落石出。

首先,还是让我们重新思考一下阅读行为真正的实践意涵,尽管自从我们上小学识字之后,阅读文字文本对我们来说似乎便已经是天经地义的了。

阅读行为,不外乎用眼睛扫视文字,认识到它们是表记语言的符号。但是,这种表面看来十分单纯的行为,在结构上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我们的视觉根据白纸上印刷出的黑色墨迹,一一分辨彼此间的形状差异,然后认知出不是墨迹,而是某种文字;接下去再将这种视觉认知输入意识当中,将图形文字转换成音声,因为它是构成语言单位的听觉形象;在记住这一结果的同时,一边再将视觉移向下一个文字,同样是由图形化为声音,再按照一定的单位加以切分组合,编辑成词、句节或句子。

当然,在编辑词语的时候,需要将之前转化为声音的内容拼合成能够唤起某种含义的单位,同时又必须与其他部分区分开来,意识的运动从而变得愈发复杂。阅读行为当中这种不断切分组合的过程——从文字变换为声音,从前一个字到后一个字,从前面的声音到后面的声音,从前面的词到后面的词……不仅如此,一边保持着对前部分内容的记忆,一边又引进新的信息,然后再在各种不同的层次上切分再组合,组合再切分,具体表现出来,就是一个意识运动的过程,令人眼花缭乱的无数意识,在各个不同层面上明灭闪烁。这一方面是一个与时间流动保持一致的不断前行的运动——从过去开始,经过现在,然后继续往前;与此同时,又是一个不断唤醒往昔记忆,再回归现实的运动,是一个

记忆的多面体同当前的意识不断交汇的运动。能够将一部长达几百页的小说如此这番阅读下来的能力,表现出来,便是这种令人咋舌的实践积累。

阅读中的自我与他者

如果限定于阅读日语书写的内容,那么,要实践阅读行为,就要求我们依据约定俗成的规范,能够将日语的文字系统、音声系统以及词汇与句法系统作用于所表现的语句上。这些系统要能够在我们的意识当中起作用,就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生下来以后一直都在同人交流,这种交流最早是从父母、家人开始的,我们就通过与以往这些日语实践者们的交流形成了相应的语言能力。小学时代任课老师的语言能力如何,跟中学“语文”老师的脾性是否相投,交往的朋友们文才口才怎样……凡此种种,可以说,迄今为止跟形形色色的所有他者之间综合交流的结果,共同决定了我们每个人语言能力的水平和质量,因而所谓“我的语言能力”,也就应该理解为与迄今涉及的“他者们的语言能力”之间整体的关联性。但是,如此一来,就无法判定“我”的实体如何,于是,“我”便呈现为同他者之间语言关系网络中的一个节点。

我们阅读的,是跟“我”不一样的表达者书写的文字,即一种由他者表达出来的语言积累,因此,哪怕存在一个最基本的约定,就是都使用日语,要想预测出他者这一表现者会基于怎样的规则来使用语言,也还是困难至极。归根结底,所谓阅读,其实就是一个不断邂逅的运动,出自他者角度的表述者每一个瞬间都在呈现新的遣词造句,而“我”这个与他者拥有不同语言系统的读者,则源源不断地与之邂逅。

这里所说的“邂逅”,并不只限于遇见幸福的、美好的事物,身为表述者的他者的异质性,很有可能会激起人们生理性的厌恶反应,也有可能因为被读者“我”的规则吸引过头,而完全曲解原意,又或者,因为表达者(他者)的语言说服力特别强,一经接触,读者之前的“我”便一下子分崩离析,支离破碎,不知不觉地就被彻底套进了表述者的认知框

架。我想，“邂逅”如果换成别的说法，可以称作“格斗”，也可以称之为“斗争”。总而言之，所谓阅读，往往就是表述者与读者各自的语言系统及规则之间一连串充满矛盾的格斗事件。

我们往往会以为，自己的话语能够传达给对方，当是一件好事情，其实未必如此，要把自己的话传给对方，实际上意味着一种选择，要么是自己这边落入对方的语言系统及规则当中，迫不得已只能服从，要么就是将对方拽进自己这套语言系统和规则当中，迫使其服从。而要打破这种拽与被拽、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表述者和读者就必须持续不断地格斗下去。

阅读的事件性

所谓阅读，无非指这样一种编辑的过程：面对每个瞬间呈现出的语言文本，一方面要让身为他者的表现者透过文本现出形来，另一方面，又要展示出接受语言的读者自身的存在，并将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编辑成为渗透、干涉、反抗、同意等各种互动的可能性。这也就类似这样一个事件，即通过文本的语言，同时对他我及自我进行组织，并一次性地展开相互之间的作用运动。

这里所说的事件，是指突如其来地，且十分偶然地发生了一种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情况，而至于情况本身，哪怕事后试图说明清楚，却既不能完全转换成语言，也不能从因果关系上予以定位。

阅读过程中，读者最先投身的就是文本这个文字与文字相连接的场所。作为一名读者，当自我意识开始介入文本的那一刻起，时间流动起来，文本的空间也开始不断展现，与此同时，这也是表述者与读者同时在场相遇的开始。表述者曾经写出的语句，进入了读者的意识空间，由此生成意义，这同时也意味着曾经存在于读者意识中的语句，被投企到了表述者所组织的文本场域当中，这个原本完整的时空连续体场域，由此出现了瞬间的扭曲与突起——这里发生的就是事件。

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跟各种文本接触时，却体会不到阅读的这种

生动的事件性。读报的时候，面对那些新闻报道，要是仔细考虑处于他者立场的表述者，思考他们与被报道事件现场之间的复杂关系，那么仅此便已疲惫不堪，根本无暇顾及报道的具体内容和意义。活字印刷技术促使全体国民实现组织化，有了这个基础，近代的民族国家才得以建立，可以说，在这样的民族国家中，阅读的事件性一直处于被遮蔽的状态，所有促进媒体透明化的努力——比如，将逐步定型的近代口语定为标准语，以此为前提，建立起近代的“言文一致体”；再比如，试图摸索出一种透明的、能伪装出客观化效果的文体，使得人们意识不到具体讲述者的存在，诸如此类——结果反而导致举国上下越发忽视阅读的事件性问题。

当我们抱着辞典阅读外语文献的时候，或者一边跟《大汉日》(字典)搏斗，一边看现代汉语白话文的时候，我们应当已经接触到了阅读事件性的一个侧面，然而，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经历绝对产生不了快感，却往往被视为尽可能回避的痛苦，或者理解作为一种强迫性观念，认为必须通过费时的训练，尽快将其置换成透明的内容之后才更好地阅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邂逅阅读的事件性，就不得不主动采取行动。此外，尽管涉及任何文本时，都会产生阅读的事件性问题，但要严格地加以分析，却会因为读者之间存在个人差异而困难重重。

然而，夏目漱石的小说《矿工》，却是一个十分稀有的文本，它自始至终都在召唤阅读的事件性。如此判别的原因之一，在于小说中主人公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常常表现为话语间的格斗。此外，从小说的构思来看亦是如此，主人公就是讲述者自己，这个青年人正在讲述的现在的自己，与他所描述的过去的自己之间，存在着多重分裂，从中寻觅不出稳定统一的自我形象，相反，却总是接连不断地邂逅着身为他者的自己。不仅如此，整个阅读行为其实就是一个撼动、摧毁总体话语系统的过程，该系统是以同时代的话语体系和新闻传媒为中心逐步形成的，统治着所有的印刷媒体，可以说即便对我们这些生活在 20 世纪末的人，这个过程同样提出了某种哲学意义上的命题。

因此,阅读《矿工》,就应当是这样一种工作——以一种最本质的形式将阅读的事件性挖掘出来,想方设法唤醒它,并在我们身上再现出来,而原本这种事件性是遭到遮蔽的,被埋藏在我们的无意识当中,被当作不言自明的存在。当然,有一点需要强调,本书所尝试的只是针对“我”这一名读者身上所发生的事件进行汇报,这不过是众多可能性当中极其有限的一部分,并且是一次性的。

2. 现在与过去——意识与记忆

小说《矿工》

《矿工》在《朝日新闻》上连载,是从1908年(明治41年)1月1日起,直到4月6日,这是夏目金之助^①辞去东京帝国大学讲师之职,成为《朝日新闻》的专职小说家夏目漱石之后创作的第二部作品,之前的第一部作品是《虞美人草》。

根据夏目漱石自己在杂志《文章世界》(1908年4月号)上的记述,小说中“矿工的生活”部分,是他在别人的经历基础上加工而成的。有一次,一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跑到他那里,要把自己的矿工经历出售给他做小说素材,夏目漱石就对那个年轻人说:“你自己写怎么样?写出来要是有意思,我一定想办法给你登到杂志上。”可实际情况却是,《虞美人草》的连载结束之后,《朝日新闻》本来预备要登岛崎藤村的《春》,藤村的稿子没赶得上,才姑且先由夏目漱石写作《矿工》来救急了。刚开始只预备连载30回左右的,结果不知怎的竟延长到了91回。

夏目漱石征得年轻人同意,答应只跟他借用矿工生活那部分经历。

^① 夏目漱石原名夏目金之助,“漱石”为其笔名,出自中国西晋孙楚“漱石枕流”语,取磨砺意志、不随流俗之意。——译者注

《矿工》中，围绕矿工生活的描写只限于小说的后半部分，所以该小说的创作动机似乎与矿工素材并无关联。在前面提到的《文章世界》那篇谈话笔记中，漱石袒露了自己关心的问题：

那里面的矿工，当然是我恣意想象的产物。矿工的年纪是19岁，却写了些19岁的人理解不了的东西，结果就成了现在这种形式，就是现实当中事情已经发生过了，事后又回想起来，追忆起若干年前的往事，再写下来……回顾往事，就能够公平地写作，而且可以边写边对往事评头论足，无论好坏，都可以一视同仁地写出来。一方面给激情降降温，另一方面——我不知道如何表达是好——又会产生一种距离感，让人觉得遥不可及，如此一来，就可以把那些所谓的煽情成分过滤掉……

还有一点，按照这种写法写下去，对于做某件事的动机，具体的所作所为，等等，就可以仔细地进行解剖。本来解剖动机这件事非常复杂，有很多我们注意不到的地方，要真当事实写出来，往往繁琐之至，几乎难以成文，即便能表述出来，也往往沦为琐碎难耐、不得要领的文字。或许是觉得意思不大吧，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事做的人并不多，但是，我倒就是想这么写，想细细地写写看。

回溯记忆

漱石首选的办法，就是“现实当中事情已经发生过了，事后又回想起来，追忆起若干年前的往事，再写下来”。当然，如果仅此而已，就成了没有任何特色的回忆录，自森鸥外的《舞姬》（1890年1月）发表以后，即便是在日本近代小说中，这种手法也可谓屡见不鲜了。

明治20年代初，即19世纪80年代后半期到90年代，流行起一种第一人称追忆式的叙述方式，究其原因，可以举出以下几点：第一，这种

手法可以渗透到作品的内部世界,依照主人公的知觉体验、感觉范围等,来描绘作品世界;第二,有助于创造独具特色的文体——一种既是主人公,同时又是出场人物的叙述,或是一种叙事主体的独特文体;第三,透过这种独特的文体,可以唤起叙述者(主人公)运用这种文体塑造世界时的特殊视角和独自感受,以及诉诸文字时个人独特的意识形态;第四,当叙述者(主人公)在以一种自省的方式回顾过去时,他们当前的思维方式就已经隐含了故事结局的契机,因而小说结构也往往比较顺畅,这一点也可以视为原因之一。夏目漱石自己,早在创作与《吾辈是猫》并行的《伦敦塔》《卡莱尔博物馆》《兴趣的遗传》或《哥儿》等作品时,就已经试验过类似方法。

但是,创作《矿工》时,除却选择将写作时点设定在作品内部,使得创作者与主人公保持一致的手法之外,夏目漱石还意欲通过这种方法展开其他尝试,这一点颇有特色。概括起来也就是三点,即“公平地写”“从前的事”;“边评边写”;以及“写作时无论好坏一视同仁”。其结果,便是产生了一种“距离遥远”的感觉,“可以把那些所谓煽情的成分过滤掉”。

的确,因为这篇文章是谈话笔记,所以并不一定完全再现了夏目漱石的原话,多少有些出入也是自然,但即便如此,可以说其话语当中还是表现出十分特别的思想。

这种特别,一言蔽之,就在于他把支持回忆式手记创作的最基本的方法——即由写作手记的现在的自己,将被写入手记的自己化身为对象的方法——逼进了穷途末路,再无实现的可能性。乍看上去,要对过去的自我实现客观对象化,夏目漱石主张的方法似乎最为完美,然而,要同时满足三点要求,却反而导致这种所谓的客观对象化无从实现。

反省的主体

要去“评判”那些存在于“记忆”当中,已经成为“往事”的事件,那么理所当然,进行“评判”的那个当前正在写作的自己,首先就必须具备一

定的“评判”标准。何谓“评判”标准？就是一种面对整个世界能够区分出“好”“坏”的价值体系。“评判”要能够成立，正在书写的自己就必须明确这种价值体系。

由作品中的人物写作追忆性的手记，这种方法所隐藏的危险此处暴露无遗，要回顾自己从前发生的事情，并在一种完整的叙述中加以把握，那么回首往事的主体，或曰回顾主体，就必须拥有一套稳定的价值体系。

我们权且以基督教式的“告白”和“忏悔”为例。试想，“告白”和“忏悔”，是把自己以往犯下的罪孽或是过失转化成语言，诉诸神职人员或是上帝，再加以悔改，要使得这种“告白”和“忏悔”能够成立，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存在一个现在的自己，可以认识到自己以往的所作所为是“坏”的；第二，要有一种能够分辨什么行为“坏”，什么行为“好”的架构，即一套由能够判别善恶的“良心”所支撑的“理性”价值体系，在指导着自己目前的判断和认识；第三，现在的自己，并非位于干“坏”事的过去那个自己的延长线上，在判断“好”“坏”的认识方面已同过去分离开来（否则便成了谎言。当然，即便要说谎，前提也是对区分善恶标准的价值体系有所了解）。这一点说得复杂些，就叫作认识论式截断。

一个进行判断和认识的主体，必须具备把过去的自己变成对象并加以反省的能力，同时，为了实行反省，又必须明确“好”与“坏”的标准，跟过去那个做了“坏”事的自己一刀两断，这才是进行认识与反思的现在这个主体的存在场所。当然，该主体如今是拥有“良心”和“理性”的，而要通过“告白”和“忏悔”得到宽恕，也要完全依赖这种“回顾的主体”结构才有可能实现。

回顾的主体与死亡

进而言之，“告白”和“忏悔”，是在这个回顾的主体不再干“坏”事的前提下进行的。现实当中，一个人不可能一辈子一定不再干“坏”事，但不姑且假定如此，宽恕就无从实现，其原因在于，回顾的主体在进行回

顾的那一刹那，是在保持着不变的“良心”与“理性”的前提下才得到宽恕的。所谓“不变的”，也就是“永远的”，原来回顾的主体却在该时点已经“死亡”了！因为人只要活着，就不可能是“永远”的，或者是“不变”的。

关于“告白”和“忏悔”，让我们从“死亡”的关系角度进行一番思考。“告白”和“忏悔”是以上帝为对象的，而上帝是绝对的他者，因此判断的标准和内容究竟如何，人本来一无所知，说不定某人自认为没做任何坏事，可上帝却判定其行为为“犯罪”，因此，这就跟赌博的原理相差无几，人实施了某项行为后，就只有坐待上帝裁决。反过来，如果使用人类的语言来记录、描述上帝的戒律，那么在该范围内，好坏的区别至少还是清楚的，人类便可以按照这些世俗化的规范来约束各自的日常行动，也就是说，反省的标准处于一种可操作化的状态。如此一来，“告白”和“忏悔”便都名存实亡，再发展下去，当教徒们个个都把典籍集中在手里那本《圣经》上，再经过反复阅读彻底内化之后，就不必借助神职人员之手，便能够独立自主地反躬自省了。由此，这个针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可以参照上帝的标准进行内省式及反省式叙述的话语主体，面对现实中曾经活着的书中那个过去的自己，就仿佛成了位居审判席上的上帝。自然，人不可能这边活着，那边又去当上帝，所以，这个叙述、讲解过去的主体，就只能理解为一个超越了现实之生的即“死亡”的存在。死囚之所以被给予最后的“忏悔”机会，遗书之所以具有绝对性，都不外一个原因：正是由于说话人的死亡，其话语才真正成为永远无法变更的存在。

在追忆式手记中，之所以能够按照一定的方向来定义过去，是因为写作手记的主体可以为自己的过去赋予某种特定的意义，可以将它表述为语言。对于按特定方向定义过去的、现在正在写作的主体而言，这种时候所叙述的，仅限于有意义的内容。比如，一个大企业的总经理要写回忆录，想必就只会挑选一些促使自己今天飞黄腾达的契机性事件，然后根据因果关系，把不同事件彼此串联起来，就仿佛是一个必然的过

程,而那些与此无关的事件,或者无法套进因果关系的事件,则好像从来不曾发生过一样,被葬入沉默的黑暗里。假如在撰写回忆录的过程中,该总经理的公司因为经济不景气而最终破产,那么显然,他对过去的看法也就会随之彻底改变。当然,这种时候怕是也没有什么心境写回忆录了。

因此,被回顾的过去,可以说与回顾主体的意识状况呈现出一种对应关系,如果意识本身在追忆的过程当中有了变化,那么此前所叙述的过去也就分崩离析,因此,追忆式手记要做到完整客观,前提就是回顾的主体不发生意识变形,或者不存在引起变形的时间流逝,总之,回顾的主体处于一种死亡状态。

当然,优秀的第一人称追忆小说肯定设置了某些技巧,表面看来是在安安稳稳地回忆,但对过去的叙述中却掺入了龟裂,由此引得写作主体发生动摇。究其原因,多半缘于第一人称追忆小说的人称关系容易营造一种氛围,仿佛过去的自己与现在的自己是同一个人,具有连续性,同时,对处于描述时点下的自我存在,也起到了强烈的呼唤、挖掘作用。被回顾的过去的自己,与进行回顾的自己,二者既然彼此相连,那么如果回顾的自己活着,中间就必定流淌着生命的时间,在其中进行回顾的自己也就不断经受着变形的可能性。由此,也就透视出一点——要想安安稳稳从某种超越性的高度展开回忆,是绝对不可能的。

由此看来,唯有这种发自“死亡”地平的言说,从“永远”、“不变”的位置记述对象的最成熟的主体,才是立足于所谓“全知上帝”视角的、19世纪欧美文学中“第三人称客观小说”的书写者。“第三人称”和“过去时”即是这样一种言说:对于所描述的世界和出场的人物,言说主体如果不处于绝对安全的区域内,不站在生命的时间流中从不会遭遇变形危机的“死亡”地平上,便永远也无法进行言说。

评判的主体

相反,回忆式第一人称的文章中,要引进目前正在写作追忆式手记